

## ■心灵漫笔

## 我的七年芳华

■陈刚

那年我刚外派到河南工作。父亲很抒情地走到中国地图前，指着河南省的形状说：“像个羊脑壳，不大嘛。”母亲岔开手掌在旁边比画着说“看着蛮近，才排把远”。她不知道这一排有七百多公里。骨肉天亲，这大概是父母亲心中最温柔的版图，达成了他们与儿子时空相连的一个接口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同一个月亮。他们还研究我每天的轨迹与地图上某个位置重合的可能性，坚信我就藏匿在某个抽象领地里。父母的爱其实很轻，可以像地图一样挂在墙上，一晃七年过去了，这个挂在墙上的“羊脑壳”都泛黄了。我每年春节回去都会用鼻子悄悄地嗅一下，老是疑心它会散发哈喇味。“羊脑壳”的不动声色，显示出它对时间的鄙视和对人间亲情的妥协态度。

七年前，宜昌还没有通高铁。每次探亲需要驾车六个多小时，高速公路消融了村庄、树木、云采。过了荆门，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速度，从丘陵闯入平川，汽车似乎得到了鼓舞，精气神一下子提升起来，突破了时光严密的防线。在这疾速如飞的时光里，汽车像个容器，存放了太多的情绪和音乐。我在回味某些情景，许多细节，像雪在燃烧。女儿那时还在上小学，我进门的时候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目光里的游丝顺着旅行箱慢慢爬上了我的脸庞，充满了不舍和留恋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人生中许多难受的滋味都在犹豫里头。现在女儿已经上大学了，她的人生辞典里也有了远方。我想告诉她，如果尝到犹豫的灵犀味道，请不要悬念，那是你参悟人生的隐喻。

七年了，我一直在“回去”。回去，多么美妙的两个字眼，它是汉语言世界里能指向幸福港湾的最简练表达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拿生命的环节误作自我革新与自我出逃呢？表达得更家意味一点就是：回到河南的工作岗位，叫回去；回到宜昌的家里，也叫回去。回去，仅仅是取材于我的生活，我亲爱的外派生活，它从此构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，回去或者在回去的路上。如果说我的胸中装满了万千寂静，那只是情性的假设。微信才是个好东西，一端连着爱人，一端连着我，爱情在视频中消失，又在视频中重现。如果太忙，就用回复的文字做呼吸。只有我们相信，其实两个微信号也最能成为爱情的标本。少了陪伴和相守，视频成了最长情的告白，留言也是最温暖的承诺。视频弹指老，那也是我们爱情的刹那芳华。有时夜半醒来，还以为“回去”了。于是打开灯光，让影子和墙交谈，把每一句隐逸的梦都都用诗来唤醒，让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字都成为一支射向思念的暗箭。夜深深处，光行字词，就像一株枯萎的草重新进入了春天。如果第二天开会，我的声音洪亮，目光如炬。我用澎湃的激情重新进入状态，我不需要解药，工作也是我的爱人，那是另一种芬芳的味道。

七年了，我像个既没有课本也没有学籍的旁听生，认真学习研究河南文化。我学会了说“中”、“恁”，还知道一条鱼可以喝一百零八杯酒，敬一个、端两个，头三尾四、腹五背六。喝酒要爽直，宁喝醉，不后思，才能让对方悦己。烈酒燃烧骨头，喉咙吞下长河。即使醉了，也是英雄的末路，同样荡气回肠。越来越多的河南朋友说我“可得劲”，让我能在倍受鼓舞后产生无限的喜悦。但我还是不懂长用河南话骂人，有时说的话已经相当地愤怒了，性质很严重了，但听上去还挺文雅，像文言文，太拗口诘牙了，哪像爆粗口？洞幽烛微，中原大地是文字的母腹，文宗字祖许慎的故里，连骂人都止乎礼。若论喝酒，那喝的也不是酒，而是“讲究”。河南人善饮更善劝，端杯就有点文攻武斗的意思。精致的程序里，巍然有古风。每一杯皆有理，人情世故，天文地理，深文周纳，引经据典，勾古稽今，无所不包，古朴凝重，能不让你醉卧沙场？喝完杯中酒，你就能和英雄攀上亲戚，和对方成为兄弟。曹操写的《短歌行》，倡导我们要“概当以慷”，要“对酒当歌”。上海一个叫张海斌的副教授，去年出差河南后，也写了篇文章叫《河南归来不喝酒》。在我看来，老前辈和副教授的意思都差不多，到了河南，那才叫喝酒！

七年过去，让我从而立之年进入了不惑之年，感觉有了一点可以缅怀青春的意思。这是一个漂泊的时代，有很多像我这样长年在外的人，我不过是众生一员。七年了，我相信只要有爱和努力就能兑换青春和幸福。电影《芳华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青春不是年华，是心境，是无边的憧憬，是恢宏的想象，是生命的深泉在涌动，是炽热的感情，是美丽的象征，是无穷的希望，是力量的绽放，是勇气的勋章。借用这段话，作为文章要表达主题很合适，作为结尾，也刚刚好。

## ■诗风词韵

## 水之外

■莹上月色

寻访一株荷，或者一棵菊。在水之涓，在水之坻，葭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千年的小晨光，道路漫长且阻。大雪将落未落，你是这冬日，最后一抹光华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是谁，顺流天天，风华绝代。分花拂水而来，你以一己之力，照亮了整部历史。有些美用来吟唱，有些美用来描画。有些美，则只适合膜拜。谁把你收藏于斯，也禁于斯，千年，万年。你和这一草一木，一水一土一起呼吸，绽放，衰老——然后，找一处最盛的水波，以诗经的名义，站立。你的目光始终在水之外，根在乡野，心在故乡。

## 总有岁月供回首

——安小悠散文印象

小悠的笔下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没有金戈铁马、壮丽山河，她的笔下，是“粉紫色的首蓿花吹开了小喇叭”，是“青涩而饱满的小果实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枝头”，是“蒲花便溜着花茎，依次绽放”。这些花和果实，都是娇弱的，像婴儿，如少女。没有一颗温柔的心，断然写不出这样温柔的文字。从这静花照水一般的文字中，足可以看出作者的内心当真如月光铺在河面一般澄明、丰盈。

小悠的文章有很强的在场感，不管写现在还是写过去，都有生活现场的温度和气息。《宛在月中央》写了三个场景，童年、大学、现在，作者调动了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等等感觉，写不同年龄段对月夜的感受，文字鲜活、生动，让我们身临其境，和作者一样，脚步奔跑过的地方，皆沾了月光的银粉。小悠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的女子，在她的笔下，万物皆有灵，万物皆是诗。《往清荷

## 小城大爱

草，两岸堆砌着的岩石呈赤红色，“商桥河畔有忠泉，血战捐躯古今怜”，这赤红色的石头，是否为当年杨再兴跃马小商河时的鲜血所染？记得幼时，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载我去二姑家，必从商桥上走过，桥面坑坑洼洼，颠得自行车的铃声响不停地发出“叮叮零零”的声音，那节奏极有韵味，至今仍在心头荡着。

桥头左边常年有卖糖葫芦的老头，那老头长了极长的白胡子，总是笑着向每一个路过的孩子打招呼，他的糖葫芦又大又红，在太阳光下仿佛要化了，父亲会花五毛钱给我买一串，我咬一口，那味道酸甜可口，在舌尖缠绕至今。右边卖气球的老奶奶，她的摊儿上除了有五颜六色的气球，还有会蹦的玩具青蛙，那是童年最火爆的玩具了。再往北，有一家棉纺织厂，店终日忙碌，从大到脚都沾了棉花，像一个裹在棉花里的人。还有一家徽子店，夫妻二人一人负责将面团拉成细条，一人负责油炸，配合得相当默契，每当油锅翻滚，香气便能飘散很远。再往北，便是一家书店，旁边是批发文具的，铅笔只要五分钱一支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父亲带我从我旁边一穿过，每每走在这条街上，我便像是进了城……

那商桥有几个官窑火，其中西游记窑最火，火到什么程度？班上如果谁去看过，那简直不亚于游过太空，全班同学都会羡慕至极。

## 三

漯河是一个特别小的城市，在市区里骑着共享单车溜一圈，往往还没觉得累，其实已绕了大半个城。我现在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显赫一时的牛行街，据说这里曾是“全国有名的牲畜集散中心”，当时还有著名的骡马大会，戏台连片，玩杂技的、变魔术的、卖小吃的，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。

## 神笔王铎

神童啊！”

少年王铎在书法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。他12岁开始临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帖，三年后，便达到了字字逼真的程度。此后，王铎又在考试中顺风顺水：乡试、高中；殿试，名列三甲，赐同进士出身；考入翰林院，成为庶吉士。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，他与倪元璐、黄道周一起，被称作大明王朝的“三棵大树”。

王铎的一路晋升，过程固然艰辛，但足够励志。

明朝晚期，是风雨飘摇、山河不稳的时代。此时的王铎，初涉政坛，踌躇满志；东林党与阉党角逐日炙，他不投靠魏忠贤，倒是和东林党人有所交好；他数次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，反对议和，甘愿领受“廷杖”；时局动荡，他规谏崇祯，不要加派剿饷给百姓。然而，王铎这份颇见伯夷叔齐遗风的耿直，换来的却是仕途上的失意。

在乞归省亲的漂泊中，王铎又经受了人生的各种不幸：父母病故，妻子马氏病故，妹妹死于战乱，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先后死于战乱……此时的王铎，可谓贫困潦倒、孤苦无依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擦干眼泪等待时机。

时机说来就来了。不久，王铎被任命为南明朝廷的东阁大学士。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王铎宵衣旰食，“奖护忠直，疏解禁锢，侃侃有以自处”。不过，他的努力，并没有为他带来福祉，却使南明王朝走到了尽头。

## 三

公元1645年的一个上午，一场大雨骤然而降，弥漫了残枝摇曳的南京城。随着风雨而来的，还有马蹄踏踏的清兵。

洪武门外，南明王朝的首席大臣王铎率众跪倒在泥路旁，听着一队队的清兵从跟前走过，许久不敢抬起头来。国破家亡，对王铎而言，要么选择死，要么选择生。但从他跪迎迎生的这一刻起，他人生的下半场，注定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在人们看来，不食周粟乃是臣子高尚人格的象征。只要选择了死，一位大臣此前纵有再

的很多文章，都是立足现在，回忆往事。昔日的村庄，儿时的花香，大学时的校园。她的很多文章，都是直接以时光来命名的，如《时光村落里的往事》、《浅夏微微五月香》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说：“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，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。”写作者所感所写的，无疑是光阴的故事，是光阴里那些让我们一再驻足、一再回首的故人和往事。小悠还很年轻，尚未经过过多世事的磨砺，所以心思单纯，故而她的怀旧是基于现世安稳、岁月静好的基础之上，这也折射出她内心的宁静美好、淡定从容。

很多人对文学才华存在误解，认为不过是想象力和文字技巧，其实，才华更关乎人的内心和品格。内心不纯净的人，不可能看到一草一木的美好；名利心比较重的人，不可能停下脚步去留意身边一朵花、头顶的一片云。作者的文字，就是作者内心的写

## 作者简介

安小悠，女，1987年生，毕业于福建师大，现就职于开源集团，钱挣得不多，却也够花。典型的水瓶女，性格古怪，内心善良。在精神世界蹦跶，在现实世界安静。爱摄影、种多肉植物、发呆和旅行，不以写作为生，却嗜写作如命。做事三分钟热度，唯写作坚持至今。虽水平尔尔，但一直认认真真。为啥叫安小悠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同事曾石破天惊给出答案：俺的小U盘！在有更好的解释之前，暂且就这样吧！

## ■沙澧写手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美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、更美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添足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束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■李季

每位写作者都有自己特定的词根，也就是独属于自己的文字钥匙，钥匙插入、扭动，锁扣打开，文字便会源源流出，记忆中的时光、村庄、花香、月光，都跟着流出，铺陈开来，形成一篇篇美丽的文章。没错，安小悠的词根，就是时光、村庄、花香和月光。

我怀疑小悠的心里藏着一串时光密码，可以供她自己在现实和往昔中任意穿越。她

## 作者简介

安小悠，女，1987年生，毕业于福建师大，现就职于开源集团，钱挣得不多，却也够花。典型的水瓶女，性格古怪，内心善良。在精神世界蹦跶，在现实世界安静。爱摄影、种多肉植物、发呆和旅行，不以写作为生，却嗜写作如命。做事三分钟热度，唯写作坚持至今。虽水平尔尔，但一直认认真真。为啥叫安小悠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同事曾石破天惊给出答案：俺的小U盘！在有更好的解释之前，暂且就这样吧！

■安小悠

小城漯河之于我，犹如凤凰之于沈从文，绍兴之于周树人，上海之于张爱玲，是故乡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所有关于漯河的记忆，人事事，景或物，皆是成长河流中的一粒细砂，只要念及此，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如同钻石般闪耀璀璨的星芒，暖了我的心头，也酸了我的眼睛。

我出生在漯河龙城镇，一个春来便桃花灼灼的地方。最初也不叫龙城，叫十五里店，我上初中时才改了名字，至于缘由，我并不清楚，但龙城听起来确实比十五里店更霸气些，让人一听到就不得不想到那句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叫胡马度阴山”。

我在龙城一中读的初中，同学大都来自龙城镇的各个村落，这些村名都含着村里人的大姓，所以从同学的姓中便能猜测其来自哪个村庄。那时候这些村名于我，不过是同学的代号，听到也生不出任何情愫，直到我离开龙城，到了别处生活，回来时，我坐在公交车上，听到公交车的语音播报“徐庄到了”、“仲李到了”、“西刘到了”……这些沉在心底的名词，竟亲切得如一缕春天的暖风，一下子消了残冰，撩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我竟不能自持地心动，继而五味杂陈。

## ■人在旅途

■王剑

孟津县的会盟镇，是一个古渡口。黄河穿镇而过，在这里形成数万亩的黄河滩涂和数千公顷的黄河湿地。

公元前1043年的一天，一支军队从岐山出发，一路东行，来到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渡口。他们要在会盟镇，进行一次大阅兵。上百万军队已经提前集结，黑压压地站在土台前。雄姿英发的周武王，骑一匹高头大马，要带领着这支军队向朝歌进发，灭掉殷商。有人来报，说前面有两个老人挡住了去路。武王策马上前，两个老人不但不后退，反而一下拉住了武王的马缰绳。这两位扣马而谏的老人，就是伯夷和叔齐。武王灭商后，他们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。他俩相携着，来到距离会盟镇不远的首阳山上，一边采集薇菜，一边唱着哀伤的歌。不久，就双双饿死在了首阳山上。伯夷、叔齐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，宁死也不愿意失去气节，成了万世楷模。

南宋著名画家李唐，画了一幅《采薇图》。图中，伯夷、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。伯夷双手抱膝，目光炯然，坚定沉着；叔齐上身前倾，表示愿意相随。伯夷、叔齐均面容憔悴，身体清瘦，但其神情之中的森然正气，却溢于画端。

## 二

说扣马而谏、耻食周粟，其实是想说王铎。两千多年后，在伯夷叔齐曾经盘桓过的会盟镇双槐村，一个备受世人争议的书法天才降生了。

王铎的前半生，绝对是一个学霸。未入学馆之前，小王铎就常常一个人跑到学馆看先生教书。一次，学馆先生心里高兴，顺手指着地上的方砖问学生：“你们谁能一笔写一个字，把这方砖的四角都撑满？”学生们议论纷纷，可无人应对。正当大家无奈之时，坐在门砖上的王铎说：“我会写。”他拿着先生递过来的毛笔，撇着屁股在方砖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“乙”字。先生看了，连连夸赞：“神童！真是